龍川文集

附辨僞考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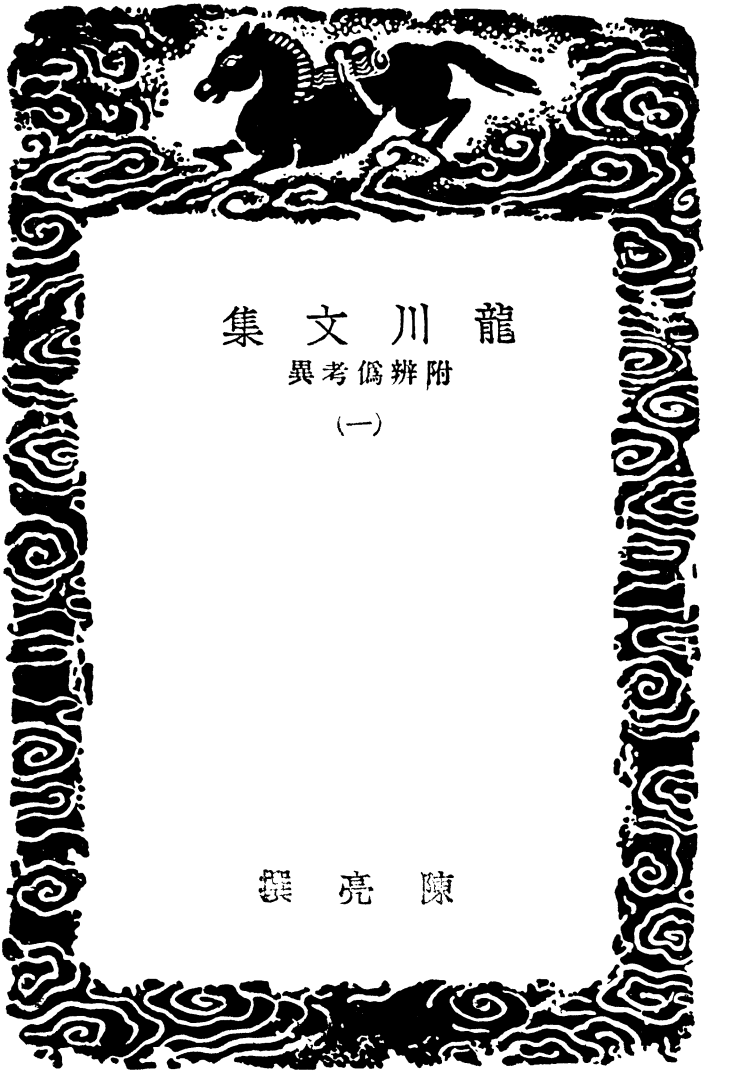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龍川文集

附辨僞考異

(一)

陳亮撰

本館據金華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龍川文集序

同甫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藁、上皇帝四書最著者也。子沆聚他作爲四十卷以授予。初天子得同甫所上書驚異累日以爲絕出。使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將縗布衣徑唯諾殿上以定大事。何其盛也。然而詆訕交起。竟用空言羅織成罪。再入大理獄幾死。又何酷也。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爲狠疾人矣。嗚呼悲夫。同甫其果有罪於世乎。天乎。予知其無罪也。同甫其果無罪於世乎。世之好惡。未有不以情者。彼於同甫何獨異哉。雖然同甫爲德不爲怨。自厚而薄責人。則疑若以爲有罪焉可也。同甫既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二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祕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呂公伯恭退居金華。同甫間往視之。極論至夜分。呂公歎曰。未可以世爲不能用。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同甫亦頗慰意焉。予最鄙且鈍。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猶以爲可教者。病眊十年。耗忘盡矣。今其遺文大抵斑斑具焉。覽者詳之而已。

嘉泰甲子春三月朔旦。龍泉葉適序。

刻龍川先生全集小引

立言居三不朽之一。故斲輪氏謂其人與骨俱朽。獨其言在。言眞不朽者哉。迺惠施之書。五車而不足多。則不朽者又不獨以言也。必其本之德行。而能見諸事功。然後其言能歷萬古而不毀。陳龍川先生當弱宋之世。挺然持華夷君父之大節。故其言有根本。卒能動人主之聽。使至今讀之者。覺行間猶勃勃有生氣。而可試之於實用而無疑。世間如此等書。是眞可爲不朽者矣。龍湖老人於龍川集摘而丹鉛之。雖自謂點睛手。取其一鱗一爪。亦足以鼓動雲霧。然而潛見惕亢之妙。運於毫端者。非備觀之。猶未易以盡其變。今故梓其全集。任有目者縱覽焉。不求文序尊王言也。雖異代傑臣。不可以履加首。不用評點。洗時格也。且通人別愛。自能以磁吸鍼。所不全者飾。而所全者眞。眞物無贋。不可擇也。譬之靈木久存。其根幹枝葉。都無朽法。豈必去枝葉而留根幹哉。雖然。羣龍之見。仍未嘗以首示人。其言具在。其妙不傳。觀其自贊爲人中之龍。文中之虎。亦自信其言之神明乎德。而能出而成非常不測之功歟。今之立言者。其有所師矣。

崇禎癸酉冬仲。錢塘鄒質士孝直父書於西湖之小築。

龍川先生像

自贊

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號。提劍而舞。惟稟性之至愚。故與人而多悖。歎朱紫之未服。謂丹青而描取。遠觀之一似陳亮。近眡之一似同甫。未論似與不似。且說當今之世。孰是人中之龍。文中之虎。

宋史本傳

陳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請爲上客。及葵爲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脩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環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耳。蓋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當淳熙五年。孝宗卽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爲何事也。況望其憤故國之恥。而相率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尙以爲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卽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於殄滅。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

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爲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導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繫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胄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

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數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繇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眞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讎。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貶損乘輿。徹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鎭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

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筦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蚤夜憂勤於其上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繇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渾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歷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奬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歷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

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彊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眞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爲金人侵侮之資。尙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讎。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讎。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爲強。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盍朝憂龍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泝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闕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明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于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

爲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閒。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隅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鎭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閒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繇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爲彊。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閒。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于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閒。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繇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

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拓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于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勵於三數年之閒。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于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眞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閒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閒。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繇。天人之際。昭昭然可攷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瘁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彊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者謂之富彊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

志復讎。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曾覿知之。將見亮。亮恥之。踰垣而逃。覿以其不詣己。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讎。不肯卽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指。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墮。不復

知讎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衞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以爲大臣論者。其略如此。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之。即緻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爲不軌。事聞。孝宗知爲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于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蘇亮。聞于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囚亮父于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雷霆。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慢。而光宗緦潛邸

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志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册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高宗與金有父兄之讎。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諸讎哉。遺詔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康之計。以振動天下而與金絕。陛下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大略欲激孝宗恢復。而是時孝宗將內禪。不報。繇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先是鄉人會宴。末胡椒特置亮羹蔵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會呂興、何念四歐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炤實其

事。臺官論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詞。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脈矣。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嘆陛下之於壽皇澄政二十有八年之閒。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以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迺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閒。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啓以貽朕也。授僉書建康軍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亮之既第而歸也。弟充迎拜于境。相對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貴。澤首逮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見先人于地下足矣。聞者悲傷其意。然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不衰。卒之後。吏部郎葉適請于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諡文毅。更與一子官。

宋史紀事總議

張溥曰賈生年少秀才建議更秦法漢孝文心嚮之欲任以公卿厄於絳灌東陽出傅諸王不得意而哭泣死陳亮上書孝宗天子震動辭官而歸屢罹大獄紹熙對策光宗親擢第一未及用卽死兩生皆命世才風采議論見知人主卒陷坎壞異代同悲然孝文治當太平衆庶休息誼忽痛哭流涕其辭過激疑爲闊遠宋隆興之際大仇震鄰枕戈飲血猶恐不及非可飲食燕樂塞耳無聞也斥亮不用何哉或云亮譏當世儒士好言正心誠意意在詆朱熹呂祖謙等熹雅不合目爲粗豪今觀熹在孝宗朝其所立論曰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而亮亦痛言通和非策曾覿張說之徒用事內批盛行熹首以正君心爲規而亮亦諫帝喜易制之臣屏度外之士言論同揆未嘗少異烏得云新安專性命龍川專事功乎李綱藥石高宗屢請都建康以營荆襄亮見亦然錢塘一隅本非帝都君臣因循不百年而亡亮豈狂者哉何澹憾亮詘議欲中以死罪他日卽排擊道學指爲邪迹凡爲小人未有不惡正人惡正人未有不惡才士者何則才與正皆君子所有也

宋喬行簡奏請謚陳龍川劄子

臣聞褒崇既往。所以激勸方來。乾道、淳熙之間。名儒輩出。其所植立。雖有不同。要皆有以垂於後。如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既蒙國家錫以美謚。或錄其子孫。而並時奮興。其才學迥出前古。而乃有未經褒卹者焉。臣伏見承事郎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以特出之才。卓絕之識。而究皇帝王霸之略。期於開物成務。酌古理今。其說蓋近世儒者之所未講。平生所交。如熹、栻、祖謙、九淵。皆稱之曰是實有經濟之學。所爲文。號龍川集。行於世。當淳熙之戊戌。三上書極論社稷大計。孝宗皇帝覽之感涕。召赴都堂審察。將以種放故事不次擢用。左右用事亟來謁亮。欲掠美市恩。而亮不出見之。故爲所讒沮而止。晚際光宗皇帝親擢進士第一。曾未及小用而不祿。其遺文爲世所珍重。其淵微英特之論。雄邁超脫之氣。由晉、宋、隋、唐以後。自成一家。惜不究其所蘊而僅見諸空言也。臣竊謂亮之學。有遺文具存。學者尚知所宗。至若當渡江積安之後。首勸孝宗以修藝祖法度爲恢復中原之本。將以伸大義而雪仇恥。其忠與漢諸葛亮、本朝張浚相望於後先。尤不可磨滅。當今國家多事。所少者忠義之士。苟褒其人。亦足以激昂人心。其人生長於婺。臣少壯接聞。取爲模範。今獨後死。遭時竊位。倘不引義一陳於上。使表見於明時。非惟有媿於前賢。抑亦無以垂示於後學。況如亮者。非所謂一鄉一國之士。乃天下之士。臣故敢冒昧以言。臣竊照謚法。聲問顯著者。雖無官爵。特聽令謚。又淳熙勅。勳德節義。聲實彰著者。不以官品。特與命謚。若亮識足

以明義氣足以折奸可謂節義彰著矣學足以名家文足以傳後可謂聲聞顯著矣迹其所立實應得謚臣愚欲望聖慈憫其不遇特頒睿旨下有司定謚庶幾天下之士知朝廷風勸之意翕然有所興起臣無任拳拳之至

李氏藏書名臣傳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曰他日國士也及葵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亮圜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濬樹蓋以地下於西湖也淳熙五年孝宗卽位又十七年矣亮更名同復詣闕上書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惡其直言遂有都堂審察之命亮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遂渡江而歸日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有欲中亮者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之卽緻狀以聞事下大理答掠亮無完膚孝宗知爲亮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事繇亮聞於官乃囚亮父于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屢遭大獄歸家讀書所學益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是時熹與亮

往復論王伯之辨。葉適曰。同甫既修皇帝王伯之學。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於時鄉人宴會。多末胡椒置羹胾中以爲敬。同坐者歸而暴死。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才也。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政刑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授僉書建康軍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年五十五。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後。葉適請于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李卓吾曰。終始知公者葉。雖與文公游。文公不知也。乃郡守周葵早歲便知亮異哉。堂堂朱夫子。反以章句繩亮。麤豪目亮。悲夫。士唯患不麤豪耳。有麤有豪。而後眞精細出矣。不然。皆假也。

方孝孺先生讀陳同甫上孝宗四書

予始讀陳同甫論史諸文。見其馳騁爲驚人可喜之談。以爲同甫特尙氣狂生耳。未必足用也。及觀其上孝宗四書。不覺慨然而嘆。毛髮森然上竪。嗚呼。同甫豈狂者哉。蓋俊傑丈夫也。宋之不興。天實棄之。使孝宗之志不伸者。史浩沮之於前。湯思退敗之於後。及同甫上書之時。孝宗之初志已衰矣。當隆興間。孝宗苟聞此言。將不踰時而召用之。寧使同甫至四上而不報。死於布衣而不用哉。設用同甫。聽其言。從其設施。則未必無成功。而卒不用者。天也。宋之不復興者。亦孝宗也。興亡天命。非余所知。余所憾者。以同甫之才。而不得一展以死。又豈非天哉。展勿展不足以論同甫。予所深悲者。世愈下而俗愈變。士大夫厭厭無氣。有言責者。不敢吐一詞。況若同甫一布衣乎。人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得全身進退以死於牖下若同甫者幸矣。尙何不用之惟乎。世之相遠。兩百餘年。而俗之相下如此。使同甫而見之。當何如耶。

龍川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疏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卷之二

中興論

中興五論序

中興論

論開誠之道

論執要之道

論勵臣之道

論正體之道

卷之三

問答上

問答下凡十二道

卷之四

問答

卷之五

酌古論一

序

光武

先主

曹公

孫權

卷之六

酌古論二
荀堅
韓信
薛公
鄧禹
馬援
卷之七
酌古論三
諸葛孔明上
諸葛孔明下
呂蒙
鄧艾
羊祜
卷之八
酌古論四

崔浩
李靖
封常清
馬燧
李愬
桑維翰

卷之九
論
謝安比王導
王珪確論如何
揚雄度越諸子
勉彊行道有大功

卷之十
經書發題
書經

詩經
周禮
春秋
禮記
論語
孟子
箴銘贊
上光宗皇帝鑒戒箴
耘齋銘
力齋銘
妥齋銘
朱晦菴畫像贊
辛稼軒畫像贊
卷之十一
策

廷對
國子
傳註
江河淮汴
量度權衡
銓選資格
四弊
變文法
制舉
子房賈生孔明魏徵何以學異端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獨名於漢唐
卷之十二
三國紀年
序
漢昭烈皇帝

漢後主
諸葛亮
龐統法正
關羽
魏武帝
魏文帝
魏明帝
齊王高貴鄉公常道鄉公陳留王
荀彧
荀攸
賈詡程昱郭嘉董昭　鍾繇華歆王朗
陳登田疇
崔琰毛玠
袁渙
劉曄蔣濟劉放孫資

夏侯玄李豐張緝
王陵令狐愚毋丘儉諸葛誕
嵇康阮籍
司馬懿司馬昭司馬師
吳武烈皇帝長沙桓王　吳大皇帝
會稽王景皇帝歸命侯
張昭周瑜
建安七子
鄧禹耿弇附錄
諸葛亮附錄
曹植附錄
呂東萊答書
卷之十三
史傳序
高士傳序

忠臣傳序
義士傳序
謀臣傳序
辯士傳序
英豪錄序
中興遺傳序
二列女傳
卷之十四
序說引
伊洛正源書序
伊洛禮書補亡序
三先生論事錄序
楊龜山中庸解序
春秋比事序
胡仁仲遺文序

鄭景望書說序
鄭景望雜著序
桑澤卿詩集序
西銘說
類次文中子引

卷之十五

序
送韓子師侍郎序
送邱秀州宗卿序
送諸生赴補序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送吳恭父知縣序
送叔祖主筠高安簿序
送嚴起叔之官序
送王仲德序

送吳允成運幹序
贈武川陳童子序
贈樓應元序
贈術者宣顯序
贈術者戴生序
後杜應氏宗譜序
卷之十六
記
笏記
信州永豐縣社壇記
義烏縣減酒額記
普明寺置田記
普明寺長生殿記
重建紫霄觀記
北山普濟院記

元寶觀重建大殿記
題跋
書類次文中子後
書文中子附錄後
書伊洛遺禮後
書伊川先生春秋傳後
書歐陽文粹後
書家譜石刻後
書職事題名後
書趙永豐訓之行錄後
書林勳本政書後
題喻季直文編
跋焦伯強帖
跋米元章帖
跋朱晦庵送寫照郭秀才序後

書作論法後
卷之十七
詩
廷對應制
和御賜詩韻
歌詞
謫仙歌 并序
詞三十闋
表
皇帝正謝表
重華宮正謝表
啓
謝留丞相啓
謝葛丞相啓
謝陳叅政啓

謝趙同知啓
謝羅尚書啓
謝曾察院啓
謝張侍御啓
謝黃正言啓
謝章司諫啓
謝楊解元啓
答陳知丞啓
送陳給事去國啓

卷之十八
啓
賀周丞相啓
賀洪景盧除內翰啓
謝王丞相啓
謝留丞相啓

謝葛知院啓
謝胡叅政啓
謝陳同知啓
謝羅尚書啓
謝汪侍郎啓
謝梁侍郎啓
謝陳侍郎啓
謝鄭侍郎啓
謝曾察院啓
謝何正言啓
復吳氏定婚啓

卷之十九

書

與周叅政葵
與王丞相淮

與韓無咎尚書
與徐大諫良能
與章德茂侍郎四
與應仲實
與呂伯恭正字三
又戊戌冬書
與林和叔侍郎
與韓子師侍郎
復樓大防郎中
復陸伯壽
復杜伯高
復杜仲高
復何叔厚
復呂子約
復呂子

復李唐欽
卷之二十
書
壬寅答朱元晦秘書 又書
又癸卯通書
又甲辰答書
與朱元晦秘書
又書
又乙巳通書
丙午復朱元晦秘書
卷之二十一
書
與葉丞相衡 又書五
與周叅政必大
與周丞相必大

與辛幼安殿撰
與張定叟侍郎
與勾熙載提舉又書一
與彭子壽祭酒
與范東叔龍圖又書一
與尤延之侍郎
與吳益恭安撫
與鄭景元提幹
與陳君舉又書一
與石天民
與石應之
復吳叔異
復張好仁
復胡德永
復徐謙父

復黃伯起
卷之二十二
祝文
告先聖文
告先師文
告鄒國公文
石井祈雨文
廣惠王祈雨文
佑順侯祈雨文
告高曾祖文
告祖考文
祭文
祭章德文侍郎文
祭周叅政文
祭呂治先郎中文

祭薛仕隆知府文
祭三五伯祖文
祭三七叔祖文
祭鄭景望龍圖文
祭張師古司戶文
祭妻叔文
祭喻德載知縣文
卷之二十三
祭文
先考卒哭文
先考移靈文
祭王永康文
祭鄭景元提幹文
祭何茂恭文
祭楊子固縣尉文

祭潘叔源文
祭潘叔度文
祭朱壽之文
祭林聖材文
祭何子剛文
祭陳肖夫文
祭周賢董文
祭喻夏卿文
祭郭德揚文
祭宗式之文
祭妹夫周英伯文
祭胡彥功墓文
祭俞景山文
祭何茂材文

卷之二十四

祭文
祭呂東萊文
又祭呂東萊文
祭妻父何茂宏文
祭石天民知軍文
衆祭潘用和文
祭章孟容文
祭孫冲季文
衆祭孫冲季文
祭宗成老文
祭妻弟何少嘉文
祭徐子宜父文
祭陳聖嘉父承務文
祭凌正仲父文
祭王木叔父文

祭彭子復父文
祭金伯清父文
祭王天若父母文
祭王文卿父母文

卷之二十五

祭文

祭妻祖母夫人王氏文
祭姨母周夫人黃氏文
祭妻叔母喻氏文
祭林和叔母夫人文
祭徐子才母夫人文
祭葉正則母夫人文
祭趙尉母夫人文
祭王道甫母太宜人文
祭錢伯同母碩人文

祭樓德潤母夫人文
祭鄭景元母夫人文
祭邱宗卿母碩人臧氏文
祭盧欽叔母夫人文
祭蔡行之母太恭人文
祭李從仲母夫人文
祭郭伯瞻母夫人文
祭凌存仲母夫人文
祭葉正則外母高恭人翁氏文
祭妻姑劉夫人文
祭妹文
祭徐子宜內子宋恭人文
祭薛象先內子黃恭人文
祭王汝明內子文
祭潘叔度內子朱氏文

卷之二十六
行狀哀詞
吏部侍郎章公德文行狀
東陽郭德麟哀辭
卷之二十七
墓誌銘
先祖府君墓誌銘
蔡元德墓碣銘
宗縣尉墓誌銘
林公材墓誌銘
孫貫墓誌銘
章晦文墓誌銘
陳性之墓碑銘
錢元卿墓碣銘
郎秀才墓誌銘

胡公濟墓碣銘
方元卿墓誌銘
孫天誠墓碣銘
周叔辯夫妻祔葬墓誌銘

卷之二十八

墓誌銘

何茂宏墓誌銘
陳府君墓誌銘
謝教授墓誌銘
陳元嘉墓誌銘
庶弟昭甫墓誌銘
陳春坊墓碑銘
金元卿墓誌銘
陳思正墓誌銘
喻夏卿墓誌銘

錢叔因墓碣銘
姚唐佐墓誌銘
何少嘉墓誌銘
劉和卿墓誌銘
卷之二十九
墓誌銘
先妣黃氏夫人墓誌銘
孫夫人周氏墓誌銘
商夫人陳氏墓誌銘
章婦胡氏墓誌銘
胡夫人呂氏墓碣銘
章夫人田氏墓誌銘
徐婦趙氏墓誌銘
喻夫人王氏改葬墓誌銘
卷之三十

墓誌銘
汪夫人曹氏墓誌銘
周夫人黃氏墓誌銘
劉夫人陳氏墓誌銘
何夫人杜氏墓誌銘
劉夫人何氏墓誌銘
姚漢英母夫人沈氏墓誌銘
凌夫人何氏墓誌銘
呂夫人夏氏墓誌銘
黃夫人樓氏墓誌銘
補遺
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則
法深無善治
畏羞于君子
梅花詩

水龍吟
洞仙歌
虞美人
附錄朱文公經濟文衡
論堯舜禹相傳之旨答陳同甫
論漢祖唐宗只是暗合於道答陳同甫
再論古今漢唐之異答陳同甫
論理欲係義利邪正之閒答陳同甫
論聖門成人之說答陳同甫
又答書　六篇
附錄葉水心先生文集
祭陳同甫文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龍川集序 見前首卷
書龍川集後

陳同甫抱膝齋二首

龍川文集卷之一

宋 陳亮 同甫

書疏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臣竊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奸哉。不幸而奸之。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繫。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志慮之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外。如元氣偏注一肢。其他肢體往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羶而久不得聘。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係也。東晉自元帝息心於一隅而胡羯、鮮卑、氐、羌迭起中國。中國無歲不尋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勒遂無遺種。而愍、懷之痛猶有所諉以安也。晉之植根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逖、周訪、陶侃、庾翼之徒皆有虎視河、洛之意。而桓溫之師西至灞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間修陵寢於洛陽。蓋猶未盡置中國於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間其事既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繫矣。

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患也。恭惟我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堂堂中國。而蠢爾醜虜。安坐而據之。以二帝三王之所都。而爲五十年犬羊之淵藪。國家之恥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爲何事也。況望其憤中國之腥羶。而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爲遠。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卽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身不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旣絕。則人道遂爲禽獸夷狄。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導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河、洛腥羶。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閒。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繫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

衰諸侯往往困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衞之邦。苟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麾而定也。孔子悼悼斯世。而卒莫能用。吳、越起於蠻夷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地。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蠻夷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醜虜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甲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迹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胡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而朝野之論。常如虜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是固不知勢者之論也。然使朝野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

心乎。晉、楚之戰于邲也。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繇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可廢。故雖成、康之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之所以深不願眞宗皇帝之與虜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讎。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安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虜絕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伏惟陛下試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管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

紀綱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蚤夜憂勤於上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繇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大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夷狄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徵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歷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夷狄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奬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歷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夷狄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與獄而士大夫械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

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眞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爲夷狄侵侮之資尙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夷狄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而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讎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讎而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爲強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宴罷以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治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闕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皇帝已不能盡用臣不敢盡具之紙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幸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而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可以張形勢而事恢復也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

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閒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往往倚以爲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閒。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士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閒。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繇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虜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

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時弛張。以就形勢者。有非書之所能盡載也。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眞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是一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耳。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傑之士。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蓋嘗數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繇。天人之際。昭昭然可察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讎。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臨照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驅委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干冒

天威。罪當萬死。

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臣嘗嘆西周之末。犬戎之禍。蓋天地之大變。國家之深恥。臣子之至痛也。平王東遷以來。使其痛內切於心。必將因臣子之憤。藉晉鄭之勢。以告哀於天下之諸侯。以大義責其興師。以奬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共誅之。則可以埽蕩犬戎。洗國家之恥。而舒臣子之憤矣。然後正紀綱。修法度。親魯、衞以和柔中國。命齊、晉爲方伯。以糾合天下之諸侯。文、武之迹可尋。東周之業可興也。今乃卽安於洛邑。雖周民賴以粗安。宗祀賴以不絕。然使其臣子忘君父之大讎。而置天下之諸侯於度外。周之名號雖存。而其實則眇然一列國耳。當平王在位之時。世之君子。尙意其猶有待也。及待之四十九年。而士君子之望亦衰矣。天子之命令。不足以制諸侯。則其互相吞滅。蓋其勢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於復讎之義。則其君臣父子相賊殺。習以爲常。而不之怪也。孔子傷宗周之無主。痛人道之將絕。而作春秋。其書天王之義嚴矣。書其有所求者。明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其書討賊之義嚴矣。賊不討不書葬者。明一國之無臣子也。一人討賊。而以衆書者。示夫人之皆可得而討也。天子旣不能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國各自以有其民。其君之有志於民而閔雨者。必書。無志於民而不閔雨者。必書。土功必書。饑饉必書。孔子之心。未嘗不庶幾天下之民一日之獲瘳也。是君道之大端。而聖人望天下與來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臣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讎。不肯卽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而天下之經生學士。講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陛下篤意恤民。

每遇水旱憂見顏色是有大德於天下也而天下之才臣智士趨當世之務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義論恢復則曰修德待時論富強則曰節用愛人論治則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君以從諫務學爲美臣以識心見性爲賢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舉一世謂之正論而經生學士合爲一辭以摩切陛下者也夫豈知安一隅之地則不足以承天命忘君父之讎則不足以立人道民窮兵疲而事不可已者不可以常理論消息盈虛而與時偕行者不可以常法拘爲天下之正論而不足以明天下之大義宜其取輕於陛下也論恢復則曰精間諜結豪望論富強則曰廣招募括隱漏論治則曰立志論事則曰從權君以駕馭籠絡爲明臣以奮勵驅馳爲最察事見情自許豪傑舉一世謂之奇論而才臣智士合爲一辭以撼動陛下者也夫豈知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爲天下之奇論而無取於辨天下之大計此所以取疑於陛下者也三光五岳之氣分而人才之高者止於如此經生學士既援之以大義而取輕才臣智士又權之以大計而取疑陛下始不知所仗而有獨運四海之意矣故左右親信之臣又得以窺意嚮而效忠款陛下喜其頤指如意而士大夫亦喜其有言之易達也是以附會之風浸長而陛下之大權移矣尋常無過之人安然坐廟堂而奉使令陛下幸其易制無他而天下之人亦幸其苟安而無事也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乖矣陛下勵志復讎有大功於社稷篤意恤民有大德於天下而卒不免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齋沐裁書擇今者丁巳而

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八日待命而未有聞焉。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使天下之言者。越月踰時而後得報。在安平無事之時。猶且不可。今者當陛下大有爲之際。陳天下之大義。獻天下之大計。而八日不得命焉。臣恐天下之豪傑。得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嚮應之勢。不得而成矣。陛下積財養兵。志在滅虜。而不免與之通和以俟時。固已不足以動天下之心矣。故既和而聚財。人反以爲厲民。既和而練兵。人反以爲動衆。舉足造事。皆足以致人之疑。議者惟其不明大義以示之。而後大計不可得而立也。苟又無意於臣之言。則天下愈不知所向矣。張浚始終任事。竟無一功可論。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爲社稷之臣。彼其誓不與虜俱生。百敗而不折者。誠有以合於天人之心也。秦檜專權二十餘年。東南賴以無事。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爲國之賊。彼其忘君父之讎。而置中國於度外者。其違天人之心亦甚矣。陛下將以辦天下之大計。而大義未足以震動天下。亦執事者之所當蚤正而預計也。臣區區之心。皆已具之前書。惟陛下財幸。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

臣竊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蓋將上承周、漢之治。太宗皇帝一切律之於規矩準繩之內。以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於今日而不思所以變而通之。則維持之具窮矣。舉江、浙、閩、廣之士亡慮十四五萬數。蜀不與焉。而齷齪拘攣。日甚於一日。選人之在銓者。殆以萬計。而僥倖之原未有窮已。財用之入倍

於承平之時而費於養兵者十之九兵不足用而民日以困非必道微俗薄而至此也蓋本朝維持之具二百年之餘其勢固必至此藝祖皇帝固已逆知之矣使天下安平無事猶將望陛下變而通之而況版輿之地半入於夷狄國家之恥未雪而臣子之痛未伸天錫陛下以非常之智勇而又啟陛下以北向復讎之意乃欲因今之勢而有爲焉此所以十有七年之間聖慮愈勞而取效愈遠也羣臣既不足以望清光而草茅賤士不勝憂國之心私以爲陛下春秋五十有二經天下之事變爲已多閱天下之義理爲已熟舉足造事必不傷國家之大體叩囊底之智猶足以辦此醜虜六十以往顧將望一日之安而亦何忍遺患於後人乎臣以爲拘攣齷齪之中其勢當有卓然自奮於草茅而開悟聖聰者臣不自量其分之不足而竊有志焉是以具國家社稷之大計質之天地鬼神而獻之闕下陛下亦卓然拔之羣言之中特命大臣察其所欲言之意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而草茅亦不自知其開口觸諱也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惰不復知讎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若祇與一二臣爲密是以天下之公憤而私自爲計恐不足以感動天人之心恢

復之事。亦恐茫然未知攸濟耳。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故其勢必至於委靡而不振。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今不變其勢而求恢復。雖一旦得精兵數十萬。得財數萬萬計。而恢復之期愈遠。就使虜人盡舉河南之地以還我。亦恐不能守耳。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而五代之亂。不崇朝而定。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爛熟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以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皇帝之本旨。而東西馳驅。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前漢以軍吏立國。而用儒以致太平。要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輕動。惟在變而通之耳。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臣之所以爲大臣論者。其大略如此。而所謂數十年之策。百五六十年之計。數百年之基。與夫恢復之形勢。事大體重。苟未決之聖心。則不可泄之大臣之前也。故止陳其大略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二三大臣已相顧駭然。而臣亦皇恐而退。疎遠草茅。寧復有路以置清光乎。馬周一時瑣瑣之才也。太宗喜其爲常何陳事。召使面對。未至之間。使者連數輩趣之。使有能爲太宗開禮樂法度者。其召之當不容喘矣。陛下聰明邁越太宗。而拔臣於羣言混淆之中。孤立以行一意。卒不免泯沒而止。其罪在臣之蹤跡不明。有以悞陛下也。臣本太學諸生。自憂制以來。退而讀書者六七年矣。雖蚤夜以求皇帝王伯之略。而科舉之文。不合於程度。不止也。去年一發其狂論於小試之間。滿學之士。口語紛然。

至騰謗以動朝路。數月而未已。而爲之學官者。迄今進退未有據也。臣自是始棄學校而決歸耕之計矣。旋復自念。數年之間。所學云何。而陛下之心。臣獨又知之。苟徒恤一世之謗而不爲陛下一陳國家社稷之大計。將得罪於天地之神與藝祖皇帝在天之靈而不可解。是故昧於一來。舊名已在學校之籍。於法不得以上書言事。使臣有一毫攫取爵祿之心。以臣所習科舉之文。更一二試。而考官又平心以攷之。則亦隨例得之矣。何忍假數百年社稷之大計。以爲一日之僥倖。而徒以累陛下哉。世固有卻萬鍾之祿而不受者。亦有爭一錢以至於相殺者。人情相去之遠。何啻於十百千萬也。而臣欲持空言以自明。亦淺矣。然審察十日。而不得自便之命。臣將無以自見於山林之士。徒以傷陛下招致天下豪傑之道。臣今更待罪三日而後渡江。誓將終老田畝。以弭羣論。以報陛下拔臣言於衆中之恩。故昧死拜書。以辭於闕下。臣闔門數十口。去行都無四百里。當席藁私室。以聽雷霆之誅。于冒天威。罪當萬死。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臣聞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前史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古之英豪。豈樂於驚世駭俗哉。蓋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吾之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沒於夷狄。此君天下者之所當恥也。春秋許九世復讎。而再世則不問。此爲人後嗣者之所當憤也。中國聖賢之所建置。而悉淪於左衽。此英雄豪傑之所當同以爲病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而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

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德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之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册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近者以宅憂之故。特命東宮以監國。天下之論。皆以爲事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宮聰明睿知。而四十之年。不必試以事也。故東宮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難矣。陛下何不於此時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通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爲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爲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亙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爲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爲江南不易保者。是眞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册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爲未盡也。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橫陳江傍。極

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爲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爲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業。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斬斬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爲一哉。江傍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熊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堯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爲長淮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於隋之開皇。其在南。則定建業爲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甚有數。而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爲可畏。以南方爲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虜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詔報謝。三使機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虜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開諸道路。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紅女。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遂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足之倒置。尋即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

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苻堅皆夷虜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爲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今之建業。非昔之建業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也直在沙嘴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爲。非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特險以爲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傍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固。西城石頭以爲重。帶玄武湖以爲險。擁秦淮、青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朮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爲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中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爲。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業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陛下卽位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卽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怯。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眞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

跅弛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巽言以軟美而入．奇論指爲横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機會在前．而不敢爲翻然之喜．隱忍事讎．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爲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爲仁．戒喻以爲義．牢籠以爲禮．關防以爲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姦．虜人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先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閒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閒．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其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閒．虜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人略於奉慰．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惡知機會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惡知讎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帳恨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即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爲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

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程。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繇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眞。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龍川文集卷之二

中興論

中興五論序

臣聞治國有大體謀畝有大略立大體而後綱紀正定大略而後機變行此不易之道也仰惟陛下以睿聖神武之資充碩大光明之學留神政事勵志恢復罔敢自暇自逸而大欲未遂大業未濟意者大體之未立而大略之未定歟臣嘗爲陛下有憂於此矣嘗欲輸肝膽効情悃上書於北闕之下又念世俗道薄獻言之人動必有覬心雖不然蹟或近似相師成風誰能不疑既已疑矣安能察其言而明其心此臣之所大懼而卒以自沮也今年春隨試禮部僥倖一中庶幾俯伏殿陛畢寫區區之忠以徹天聽有司以爲不肖竟從黜落不得進望清光以遂昔願索手東歸杜門求志因以爲功名之在人猶在己也懷愚負計而不以稗上之萬一是忿世也有君如此而忠言之不進是匿情也已無他心而防人之疑是自信不篤也故書其中興論一千八百餘言大體大略於斯見矣幷論開誠執要勵臣正體之道合五篇上干天聽惟陛下寬其萬死不以爲草茅之言而留神裁察是天下社稷之福也於臣何有

中興論

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嗷嗷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懋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

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況今虜酋庸懦政令日弛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爲之圖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爲我自生髮未燥卽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爲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鎭終唐之世以奉賊爲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爲敵而不自知其爲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爲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論之父祖質產於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爲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姦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覈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贏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揀將佐以立軍政軍政明而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而邊陲之利自

與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而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子之氣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關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可蹻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乘之而敵不知所如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亙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爲術以乖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江之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奈虜人以爲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荊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荊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荊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爲重鎮而均隨信陽及光黃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之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閒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銳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荊襄之師率

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見兵於潁、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爲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栢山以爲固。揚兵擣壘。增陣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雜耕之利。爲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閒諜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郢之閒。前爲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矣。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閒可乘矣。四川之帥。親率大軍。以待鳳翔之虜。別命驍將出祈山以截隴右。偏將繇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爲內應。舟師繇海道以搗其脊。彼方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揣其胷。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爲東西形援。勢如猿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爲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乖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荊、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誠布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爲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爲譬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

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謏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疏愚慮之崖略曰中與論唯陛下財幸

論開誠之道

臣嘗觀自古大有爲之君慷慨果敢而示之以必爲之意明白洞達而開之以無隱之誠故天下雄偉英豪之士聲從響應雲蒸霧集爭以其所長自效而不敢萌欺罔之心截然各職其職而不敢生不滿之念故所欲而獲所爲而成而卓乎其不可及也仰惟陛下英睿神武出於天縱嗣承大統于今八年天下咸知其爲眞英主矣而所欲未獲所爲未成雖臣亦爲陛下疑之也夫慷慨果敢陛下固示之以必爲之意矣而天下之氣索然而不吾應或者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者容有未至乎夫任人之道非必每事疑之而後非無隱之誠也心知其不足任而姑使之以充吾位使之既久而姑遷之以慰其心身尊位大而大責或不必任職親地密而密議或不得聞聽其言與之以位而不責其實責其實迫之以目前而不待其成陛下自度任人之際頗亦有近於此者乎如或近之則非所謂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也故天下懦庸委瑣之人得以自容而無嫌而狂斐妄誕之流得以肆言而無忌中實無能而外爲欺罔位實非稱而意輒不滿平居則何官不可爲緩急則何人不退縮是宜陛下當宁而嘆天下人才無一之可用而謂書生誠不足以有爲則非陛下之過也天下之士有以致之耳雖然何世不生才何才不資世天下雄偉英豪之士未嘗不延頸待用而每視人主之心爲如何使人主虛心以待之推誠以用之雖不必高

爵厚祿而可使之死。況於其中之計謀乎。人主而有矜天下之心。則雖高爵厚祿日陳於前而雄偉英豪之士有窮餓而死爾。義有所不屑於此也。夫天下之可以爵祿誘者。皆非所謂雄偉英豪之士也。陛下勿以其可以爵祿誘奴使而婢呼之。天下固有雄偉英豪之士懼陛下誠心之不至而未來也。臣願陛下虛懷易慮。開心見誠。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與其位勿奪其職。任以事勿間以言。大臣必使之當大責。邇臣必使之與密議。才不堪此。不以其易制而姑置。才止於此。不以其久次而姑遷。言必責其實。實必要其成。君臣之間。相與如一體。明白洞達。豁然無隱。而猶不得雄偉英豪之士以共濟大業。則陛下可以斥天下之士而不與之共斯世矣。不然。臣恐孤陛下必爲之心。沮天下願爲之志。兩相求而不相值也。以陛下英睿神武之資。視古之賢主。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而其效乃爾。此臣所以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而輒獻其愚忠。惟陛下裁幸。

論執要之道

臣竊惟陛下自踐祚以來。親事法宮之中。明見萬里之外。發一政。用一人。無非出於獨斷。下至朝廷之小臣。郡縣之瑣政。一切上勞聖慮。雖陛下聰明天縱。不憚勞苦。而臣竊以爲人主之職。本在於辨邪正。專委任。明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而屑屑焉一事之必親。臣恐天下有以妄議陛下之好詳也。自祖宗以來。軍國大事。三省議定。面奏獲旨。差除即以熟狀進入。獲可。始下中書造命。門下審讀。有未當者。在中書則舍人封駁之。在門下則給事封駁之。始過尚書奉行。有未當者。侍從論思之臺諫劾舉之。此所以立政之大

體。總權之大綱。端拱於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今朝廷有一政事。而多出於御批。有一委任。而多出於特旨。使政事而皆善。委任而皆當。固足以彰陛下之聖德。而猶不免好詳之名。萬一不然。而徒使宰輔之避事者。得用以藉口。此臣愛君之心。所不能以自已也。臣願陛下操其要於上。而分其詳於下。凡一政事。一委任。必使三省審議取旨。不降御批。不出特旨。一切用祖宗上下相維之法。使權固在我。不蹈曩日專權之患。而怨有所歸。無代大臣受怨之失。此臣所以爲陛下願之也。臣聞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勸仁宗以收攬權柄。凡事皆從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有一不然。難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爲便。則臺諫公言其失。改之爲易。大哉王言。此百世人主之所法。而況於聖子神孫乎。史之稱光武曰。明謹政體。總攬權綱。政體者。政之大體也。權綱者。權之大綱也。臣願陛下立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辨邪正。專委任。以宰天下。得操要之實。而察好詳之弊。則天下雄偉英豪之士。必有能奮然出力。以辨今日之事者矣。臣不勝大願。

論勵臣之道

臣聞上下同心。君臣戮力者。事無不濟。上下相蒙。君臣異志者。功無不隳。春秋之時。晉伐楚。三合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晉師聞而夜還。越王求成於吳而歸。抱柱而哭。承之以肅。羣臣聞之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讎謀敵。非君王之獨憂。乃臣下

之急務也。其後越父兄請報恥。越王曰。昔者我辱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何敢勞國人以塞吾讎。父兄曰。四封之內。盡吾君子。子報父讎。誰敢不力。越王卒用以滅吳。區區楚、越。有臣如此。而謂堂堂大國。反無君憂臣辱。君辱臣死之義乎。今陛下慨念國家之恥。勵復讎之志。夙夜爲謀。相時伺隙。而羣臣邈焉不知所急。毛舉細事。以亂大謀。甚者僥倖苟且。習以成風。陛下數降詔以切責之。厲天威以臨之。而養安如故。無趨事赴功之念。復讎報恥之心。豈羣臣樂於負陛下哉。特玩故習常。勢流於此而不自知也。臣願陛下慨然興懷。不御正殿。減膳徹樂。夕惕若厲。立羣臣而語之曰。朕承太上皇帝付託之重。念國家之深恥。志在復讎。八年于茲。若涉淵冰。未知攸濟。而羣臣玩故養安。無肯戮力。是朕不明不德。不足以承大寶。圖大業。其何顏以臨於王公士民之上。況敢卽安。以自取辱。羣臣震懼。頓首請罪。然後徐諭之曰。朕固未敢卽安。羣臣猶以朕可與有爲。其各共厥職。勉趨厥事。上率其下。下勉其上。自度其力之不逮者。無尸厥官。朕將明賞罰以厲其後。繇今以往。羣臣咸爲朕思所以畏天愛民。求賢發政。富國強兵。復讎謀敵之道。無以小事塞責。無以小謀亂大。相與熟講惟新之政。使內外有序。則朕卽安之日。陛下惕然側席。圖濟大業。而羣臣不能惕然承意。竭力以報其上。是人而禽獸者也。誅之殺之。何所不可。誠使上下同心。君臣戮力。則何事之不濟乎。

論正體之道

臣聞君以仁爲體。臣以忠爲體。偏覆包含。如天地之大仁也。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也。故君行恩而臣行

令。慶歷間。杜衍輔政。遇有內降。輒封還之。仁宗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又多於所封還。治平初。任守忠離間兩宮。韓琦乘間開悟上心。斥之遠方。仍放謝辭。卽日押出國門。君當其善。臣當其怨。君臣之體也。澶淵之役。自寇準而下。均欲追戰。章聖皇帝獨惻然許和。及其議歲幣也。章聖不欲深較。而準戒曹利用以不得過三十萬。天聖初。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太后微許其使。呂夷簡堅以爲不可而塞之。其後劉六符來求割地。夷簡召至殿廬。以言折之。君任其美。臣受其責。君臣之體也。今則不然。陛下銳意於有爲。不顧浮議。而羣臣持祿固位。多務收恩。陛下慨然立計。不屈醜虜。而羣臣動欲隨順。圖塞谿壑。使陛下孤立以主大計。羣臣安坐而竊美名。是尙爲得君臣之體乎。臣願陛下總攬大柄。端己責成。畏天愛民。以德自護。明詔大臣。使當大任。不辭小怨。不辭大艱。使天下戴陛下之恩。而嚴大臣之執守。敵人服陛下之德。而憚大臣之忠果。則何事之不濟。何功之不成。此祖宗養人心以行德義。正君臣之體。而爲百世不易之家法也。故願陛下仰法祖宗。而大臣以寇準、呂夷簡、杜衍、韓琦爲法。天下有不足爲者矣。

此己丑歲余所上之論也。距今能幾時。發故篋讀之。已如隔世。追思十八九歲時。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酒酣語及陳元龍、周公瑾事。則抵掌叫呼以爲樂。閒關世途。毀譽率過其實。雖或悔恨。而胸中耿耿者。終未下膺也。一日讀楊龜山語錄。謂人住得然後可以有爲。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卻住不得。不覺恍然自失。然猶上此論。無所遇。而杜門之計始決。於是首尾蓋十年矣。虛氣之不易平也如此。孟子曰。詭遇而得禽。雖若邱陵弗爲。自視其幾矣。又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豈不爲大憂乎。

引筆識之．掩卷兀坐者良久．